

文/梓林逸士

马尔代夫游记

马累

马累是马尔代夫一个不足2平方公里的小岛，面积相当于成都白鹭湾湿地公园大小。就是这么一个小岛，是马尔代夫的首都，竟然居住着二十多万人。

当地时间下午五点，我们乘坐的飞机降落在马尔代夫维拉纳机场。飞机在停机坪缓缓通过由消防车向空中喷射的水雾拱门——机场为中国飞机和客人接风洗尘。我们出了廊桥，当地青年男女载歌载舞，夹道欢迎，并为每位旅客献上一支玫瑰花。我们一行三人自然也得到了鲜花。由于语言不通，出了机场后才知道，我们乘坐的这架飞机是第一个停靠刚刚正式投入运营的机场T1航站楼，因此便有了如此隆重的礼遇。

我们在T2航站楼出口处，找到酒店接待处（马尔代夫几乎所有酒店宾馆度假村的接待处都设在这里，有编号及名称，很容易找到）。一位中国小姑娘带我们向西走了几十米，穿过公路就到了去马累码头。我们登上快艇几分钟就到了马累岛，入住预订的酒店。

马累岛四周，是澄澈如镜的海水，在阳光的亲吻下，闪烁着五彩斑斓的色泽，从浅蓝到深蓝，再到深邃的幽蓝，层层递进，仿佛大自然这位顶级画师精心调配的色彩盛宴。那片海，纯净得让人惊叹，没有丝毫杂质，似乎能洗净世间一切尘埃。

马累岛像是大自然随意勾勒的艺术品。岛上郁郁葱葱的植被，犹如绿色的绒毯。椰树高大挺拔，在海风的吹拂下轻轻摇曳，仿佛在向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招手致意。它们修长的身姿，撑起一片片羽状的枝叶，为岛屿增添了几分热带风情的浪漫。

马累传统民居以椰子树干为柱，树皮树叶编织成屋顶，墙面多用珊瑚碎石砌成，适应炎热多雨气候。现代建筑虽使用水泥，但仍保留紧凑设计，室内空间朴素。楼间距极窄，宛如童话中的世界。这些建筑大多保留着传统的马尔代夫风格，精致的木雕装饰，无不展现着当地独特的文化韵味。

在中心区域，现代化的高楼大厦，彰显着这座城市的发展与活力。它们与传统建筑相互交融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景观，既有着历史的沉淀，又不失现代的气息。

马累岛上道路狭窄而曲折，最宽仅容两车并行，居民多依赖步行或摩托车。无公交系统，街巷密集，从岛东到西步行仅需半小时。

荷兰砖铺的街道两旁店铺林立，卖的多是渔具与椰油，间或有一二家咖啡馆，飘出浓郁的香气。男人们坐在店门口，吸着烟，眼睛半开半闭，不知是醒是睡。女人们则裹着头巾，匆匆走过，手提的塑料袋里，往往露出一尾鱼的银鳞。

码头边最是热闹。渔船刚靠岸，鱼贩们便围了上去，争相

挑选。鱼儿在甲板上跳跃，鳞片在阳光下闪着光，如同撒了一地的银币。买定的鱼被扔进塑料箱中，即刻有工人运走。空气中弥漫着海腥味，混着汗味，构成了这岛特有的气息。

清真寺的尖顶随处可见，提醒着人们这里是虔诚的国度。一日五次，诵经声从喇叭中传出，飘荡在全岛上空。这时，街上的行人便会停住脚步，店铺的主人也会放下手中的活计，面向麦加的方向——那里有克尔白圣殿——肃立、垂眸、静默、祈祷。

我坐在海堤上，看夕阳沉入印度洋。对岸的机场岛上，飞机起起落落，载来一批批寻找天堂的游客，又送走一批批倦怠的归客。他们多半不会在此停留多久，很快会直奔那些度假小岛。

马累岛太小了，小得装不下什么雄心壮志。但岛上的人们，似乎也并不需要什么。他们有鱼可捕，有饭可吃，有真主可拜，便足够了。

海风依旧吹着，带走了白日的燥热，也带走了游人的喧嚣。马累岛静静地卧在印度洋上，如一片飘零的叶子，随波起伏，却不沉没。

巴洛斯的黄昏

上午十点从快艇上下来，踏上巴洛斯岛码头，脚下的木栈道被太阳晒得微微发烫。空气里有咸咸的海风，混着鸡蛋花的甜香，一阵阵的，若有若无。

巴洛斯岛，是马尔代夫北马累环礁的一个小岛。面积与成都市人民公园差不多大小。这个小岛就是一个精致的模型——椰树斜斜地伸向海面，茅草屋顶别墅——水屋串连在海水里，沙屋静卧在椰林中，感觉像摇篮一样温馨。

整个环礁宛如一串断线的翡翠项链，随意洒落在印度洋的蓝丝绒上。巴洛斯，就是这串项链最边缘的一颗小珠子，几乎要滚落到深不见底的海里去。它的东面是辽阔的珊瑚礁群，西面是无遮无拦的远洋。特殊的位置，赋予了一种边缘的美——既在环礁的怀抱里，又仿佛随时会随风浪漂向远方。

我入住的105号沙屋，打开推拉式木框玻璃门，迈过廊庭就踏入沙滩。海水一浪接一浪地冲刷着白沙，仿佛要漫进屋子。浪极轻极缓，怕惊扰了我们，只在沙坡上发出柔和的声音，像谁在远处轻轻地拍着枕头。

海水仿佛是分层的——近处透明，看得清水底的细沙；稍远些，绿得像薄薄的翡翠；再往天际，就成了深沉的蓝。这色彩的变幻，正是环礁地形的妙处：屋前是浅平的沙洲，几步外便是珊瑚丛生的礁缘，再往外，海底逐渐跌落数百公尺，那蓝色便深得令人心慌。

夕阳沉入西印度洋时，整个岛都醉了。大海相连的云烧成了玫瑰灰，又透着橘粉的光，倒映在海面上，碎成万千片流动的金箔。我抓住这段美好的光影，摄影创作，并为夫人和女儿留下纪

念的观影。

潟湖那边环礁内另一个无名小岛成了剪影，黑黢黢地静静地卧着，像个守夜的老人。在这片由远古火山沉陷、珊瑚生生不息构筑的奇妙地理中，这样的岛屿星罗棋布。偶有帆船从远处划过，慢得几乎看不出在动。那船正沿着环礁的边缘，驶向十五公里外的马累岛。

蛾眉月斜挂在天空。我忽然想起张若虚的句子来——“江畔何人初见月？江月何年初照人？”眼前虽是大海，心里的怅惘是相通的。只是这海由赤道暖流常年抚慰，由无数珊瑚堆积而成的环礁，其历史远比任何江水都要古老而深沉。千百年来，这海看过多少这样的黄昏？而我，不过是无数过客中的一个，偶然在此停驻片刻罢了。

夜色漫上来时，星星醒了。靠近赤道上空的星空格外明亮，银河淡淡地横贯天际，像谁不小心洒落的银粉。远处有隐约的灯火，在海面上拉出长长的颤抖的光带。那应该是马累的方向，是这片环礁乃至整个岛国跳动的核心，此刻却温顺地化作了夜的装饰。吧台那边传来低低的歌声，是当地的民谣，听不懂词，悠悠的调子和着海浪的节奏，让人听得心里发软。

我躺在沙屋廊庭前沙滩的躺椅上仰望天空，见一闪一闪的明星，像在对对我眨眼睛……海浪声更清晰了，左耳是沉稳的“哗——”，那是从环礁外、从印度洋深处涌来的呼吸；右耳是轻快的“唰——”，那是潟湖内、被珊瑚礁细细过滤后的呢喃……此起彼伏，绵绵不绝。

我觉得，我们不远千里，来到这个所谓的人间天堂，或许是想寻一处地方，让眼界更宽一些，心情更舒畅一些，身体更休闲一些……在这恍若世外的巴洛斯岛上，没有非要不可的东西，没有非见不可的人，没有非办不可的事，连思绪都变得懒懒的，像午后阳光下打盹的猫一样。

我回到沙屋躺在床上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在浪声里迷迷糊糊地睡去。梦里还在水上漂着，晃悠悠，在巨古的洋流里做着一场缓慢的梦。醒来时，晨曦正透过临海的玻璃门，落在枕边，薄薄的，像一层金色的纱。东边，印度洋上新的一天，又开始了。（未完待续）